

了
妈

竹林文集



·
天堂里再相会

卷四·中短篇小说卷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

张锲 主编

·
华夏出版社

竹林文集卷四·中短篇小说卷

天堂里再相会

张 锲 主编

华夏出版社

1998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竹林文集 卷四/竹林著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8
(中国当代作家文库/张锲主编)
ISBN 7-5080-1184-8

I. 竹… II. 竹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②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③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-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1333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8 印张 452 千字 1 插页
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3100 册
ISBN 7-5080-1184-8/I·615

定价:23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序

张 侠

这些天，我一直在读竹林的小说选集。一边读一边想着她的创作历程，想着我和她认识的前前后后，不由地又吟咏起郑板桥那首著名的七绝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仍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觉得用这首诗来评介她和她的创作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早在七十年代初，我就在《安徽文艺》上读过她用王祖铃的名字发表的作品，并且知道她是个上海知青，就落户在离我当时所在的蚌埠市只有几十里的凤阳农村。那时候，《安徽文艺》是安徽全省在文革后期批准试办的唯一的文学刊物，她能够在那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，当然就引起一切不甘心文学就那样死亡的人们的注意。而凤阳那块土地，更和我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。我在那个古老的县城里正式走进革命队伍，错划成右派后又被发配到那里监督劳动过，那块土地上曾经留下过我的青春的欢笑，浸染过我的滚烫的汗水和苦涩的泪水。因此，当我得知就在那里冒出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青年，当然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
1976年，在周总理逝世之后的那些举国悲痛的日子里，我因事去到省城合肥。有天晚上，听说四牌楼的墙上贴满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歌。我冒着严寒，怀里揣着只手电筒，挤进围观的人群，就

着手电筒的微弱的光亮，抄下了一些强烈震撼了我的心灵的好诗。当我回去向几位诗歌界的朋友悄声朗读时，才又得知里面有一首诗是王祖铃写的。如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，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：“哭问谁堪第二人？！”彼时彼地，单是这一句诗就可以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，但她却就那么义愤填膺地写了，又被人传抄，被人知道了名字，最后还又安然无恙地返回了上海。单是这一点，就说明了她没有白白在安徽那块土地上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她不仅在那里吃了说不尽的苦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那里的人民也养育了她，保护了她。也正从那时起，我便觉得似乎还和她多了一层乡亲的关系。

最近这些年，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她不少作品，也断断续续地听到不少关于她的传说。人活着，就难免有人说长道短。随着时日的推移，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，逐渐加深了对于她的了解和理解。她的真诚，她的淡泊，她在创作上的那种异于寻常的刻苦与执著，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独辟蹊径的追求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，都不仅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，也得到很多文学界同行的尊重和赞扬。做到这一点是颇为不易的。对于她这样一个似乎总是习惯于离群独处、不爱交往、不善酬酢的人，尤为不易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这是她在创作上长期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，也是她在待人接物上坚持真诚坦率的结果。

大上海是繁华而喧闹的。她完全有条件居住在闹市的中心，享受着大都市的现代化生活。但她却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地躲避在远离闹市的农村里。不慕奢靡，甘于简朴，厌倦喧嚣，寻求宁静，为的只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，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。她对于文学事业的这种痴迷，实在令人感动。

文坛不是净土。严格地说，任何一块土地，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、绝对意义的净土。凡是长花的地方，也都长杂草，长荆棘。文坛在创造圣洁、创造纯净、创造美的同时，也有一些隐蔽的角落，有

一些难以尽说的是是非非。有一段时间，她似乎完全无辜地被卷入某些莫名其妙的是非之中。但她很快就摆脱了，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她只是埋头于生活，埋头于读书，埋头于写作。甚至连一些作家之间正常的交往，或者有些不无益处的笔会，她也很少参加。从表面看来，她似乎有些孤傲，但随着她的作品一天天增多，她的书一本本出版，她的朋友也急速地增多了起来。连原先有些曾经误解以至曲解过她的人，也逐渐改变了看法。人们从她的言行，她的作品里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她。

在同辈作家中，她的经历实在够得上坎坷了。她从小就失去父爱和母爱，尝够了寄人篱下的酸楚，以后又几经颠扑，从上海来到安徽农村，经受了許多煎熬。但是，“立根原在破岩中”，她的凄苦的童年，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，并没有摧毁她的意志。“千磨万击仍坚劲”，她像一枝生根在贫瘠的土地上的竹笋，风吹不折，霜打不凋，终于长成为一片葱郁茂密的竹林。如今，她已是一位在海内外都有了影响的中年作家，但她却仍不满足，还在默默地奋斗着、拼搏着，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下决心要攀登文学的高峰。她的这种在困苦面前不气馁，在成绩面前不浮躁的精神，是值得我们这些和她同时代的作家好好学习的。

生活造就了她。她的生活，不仅充满了磨难和忧伤，也充满了诚挚的爱，温暖的友情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这两个方面都是难得的财富。在她的成长过程中，有着重重阻挠，也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帮助。许多文学前辈，包括茅盾、冰心、韦君宜、萧乾等人，都曾有一些关键时刻支持过她。这是她个人的幸运，也是我国文坛值得代代相传的佳话。前些时候，我曾经去医院看望过韦君宜大姐，她已经在病榻上缠绵了很久了。看到她那衰弱的病体，不由地便想起她在竹林的成名作《生活的路》的出版过程中，曾经承担了何等的风险，付出了多少心血？！使人高兴的是，凡是人们给予她的爱和友情，哪怕只是一星半点，她也都一一记在心上，未敢或忘；对于

那些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损害过她的人，她却表现出很大的宽容，事事反求诸己。这在她的传记体小说《挚爱在人间》里，有许多动人的叙述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是赞同她这种态度的。

真善美和假恶丑，总是相反相成、相辅相成的。作家史铁生这样说过：“当你不仅能够享受快慰也能够享受忧伤，你就看见了美。”竹林的作品，在痛快淋漓地揭露鞭挞假恶丑的同时，总是不忘对真善美的颂扬和追求。所以，它们总是能够在寒冷中给人以温暖，在失望中给人以希望，表现出一种悲壮向上的力量。那把在一片白浪滔天的大水中出现的红色油纸伞，似乎总是在牵引着她、照耀着她，使她在生活的风浪中永不沉溺，永不颓废，并且通过她所塑造的人物和故事感染了广大读者。

告诉人们世界上有假恶丑，正像告诉人们人活着总是要死一样，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。只有告诉人们必须和假恶丑进行顽强斗争，人活着怎样才能活得更好，怎样才能接近和获得更多的真、更多的善、更多的美，这才是人生的真谛，这才是真正的文学。从竹林的作品里，我感到她正在努力这样做。

竹林也为孩子们写了许多作品。这些作品都写得很美，很感人，成年人读起来也饶有兴味。她的更多的作品是写妇女、写知青、写她所熟悉的江南水乡农民的生活。这些作品里交织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光芒。细心的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她自己的生活轨迹，生活的影子。她所写的人和事，都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中得来的。所以，她的作品总是使读者感到亲切、实在、可信。

在有些人看来，现实主义似乎已经是一个并不时髦的创作方法了。而竹林却仍然认为：这是一座不老的青山，必须紧紧咬定不放。我非常赞赏她的看法和作法。迄今为止，在人类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中，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，仍然占据着最辉煌、最光彩夺目的位置，创造了最多、最有价值的成果。我不相信，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是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。因而也不相信：仅仅凭着几个人

在一起喝茶、抽烟、侃大山，就可以侃出有价值的小说、电影和电视文学剧本来。三五好友在一起海阔天空的闲谈，可以启人思路，助人联想，但是，文学的真正而且唯一的源泉还是必须来自生活。我看，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许多评论竹林小说的文章中，还讲到了她的语言。这确是竹林作品的文学特色之一。她的作品中的语言，是清新的、流畅的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，讲究音节和声韵的美，把来自江南的吴侬口语和来自书本的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。但比较而言，她的叙述性语言似乎更优于人物对话，这还有待于她今后的继续努力。

冰心大姐曾为竹林题字：“创作未有穷期，竹林前途无量。”她的话，语重心长，代表了许多老一辈作家对竹林的期望。目前，竹林仍然处在生命的华年，正是创作旺盛期，虽然已经写了好几百万字，有了令人羡慕的成绩。但是，路也正长。我相信，她一定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成绩，一定不会在攀登文学高峰的道路上，放慢自己的脚步。

1996年4月于北京



作者像 (1987)

目 录

永远的赞歌·····	(1)
渔舟唱晚·····	(37)
大耳朵阿大和秃尾巴狗·····	(80)
没有热量的萤光·····	(131)
天堂里再相会·····	(210)
冥行记·····	(311)
希望·····	(352)
眼睛·····	(368)
蛇枕头花·····	(386)
网·····	(406)
离婚·····	(423)
海市·····	(436)
阿末小的故事·····	(454)
年年岁岁花相似·····	(471)
街头 SKETCH·····	(485)
我和“司令”——童年生活之一·····	(497)
眼镜的风波——童年生活之二·····	(512)
飘忽的路——童年生活之三·····	(531)
蓝色的影子·····	(551)

永远的赞歌

—

天黑了。

母亲最后一次到我房里来时，替我掖紧脚跟的被子，轻轻拉灭了电灯。

黑暗笼罩了整个房间，但从窗口望出去的一片天空，倒显得白亮亮的。那上面稀疏的星辰，很淡很淡，仿佛时时会被风吹熄。

我安然地闭上眼睛，在这亲切的梦幻般的境界中期待着。

我并不能说出我正在期待什么，因为在生活中，刻意期待的东西有时是虚幻而难以得到的，而所得到的又可能是意外的东西

.....

在我家屋后，有一条小河，它弯弯曲曲地流过许多村庄和田野。站在正对我家房子的高高的小桥上向前望去，可见两岸的竹林和古老的垂柳，美丽的合欢，交错地封锁了清瘦的河身，枝条温柔地吻着水面。夜深人静时，在大自然凝固的黑暗中，河面上的几朵水浮莲，闪着灰白的光亮，慢慢地浮过来，浮过来，这使人感觉到水的流动。于是人的视线会不由自主地盯着这几朵飘零的植物，只见它穿过桥洞，拐了一个大弯，然后和黑绸般闪动的河水一齐，

消失在一丛墨墙一样茂盛的杞柳后面了。这时候，面对着迷茫深邃的夜空，往往会有一个奇特但是自然的想象出现在你的脑际：这条携带着绿色的水浮莲的小河会流到什么地方呢？它的前方有盛开的鲜花吗？有辉煌的灯火吗？它将进入大海雄伟的怀抱呢，还是与苍茫的天穹上那迷离闪烁的银河相汇合？

这些纷沓而至的问题，曾给幼年时代的我带来无穷无尽的美好的梦。可是，第二天，当清晨的曙光降临，我欢呼着沿河跑去时，就发现在那里——绿色的杞柳丛后面，小河拐过弯去的地方，和这里有着一样的竹林和小桥，一样的田野和村庄，甚至一样的垂柳，一样的合欢，河身一样在密布的浓荫中穿掠。

如今我人生的河流，经过了许多曲折与坎坷，许多激荡与奔涌以后，终于有机会又重新回到了家乡熟悉的沃土，我还期待什么呢——除了父母深厚仁慈的爱以外。

夜，静极了！只有墙根下，深秋的蟋蟀在用最后的歌声和这个世界告别。窗外摇曳的竹叶发出轻微的叹息。我久久不能入睡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床太软了吗？

也许是的。记得在童年时代，因为家境的贫寒，母亲总要在睡着的木板床上垫起半尺多厚的稻草，然后再铺上棉絮和床单。现在依然是童年时睡过的床，母亲一连垫了四条棉絮，而且吃过晚饭又硬把她自己的一条被子也抱来垫上。唉，在茫茫的人世间，当我们踏着荆棘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艰难地前行的时候，有谁会像慈爱的母亲，夜夜为我们铺设一张温暖柔软的睡床呢？

我不由自主地自责起来。我责备自己作为双亲唯一的儿子，竟在离家之后的这些年中没能回来探望一次。当然，客观原因是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能全由自己作主。可是与父母的爱子之心相比，我毕竟真是太惭愧了。

最近，我从遥远的北方都市调回到这个临近东海的大城市，在一家报社里负责农村部版面的采访。因此，有机会来到这个城市

的近郊——我的家乡，来看一看生我养我，在幼年时为我吃尽了苦头的双亲。

傍晚时，我回到了这阔别二十年的家乡。一进屋，随手把拎包和网兜放在凳上——就像小时候放学回来将书包往旁边一撂似的，立即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：“姆妈！”

母亲正在摆碗筷，听见喊声，触电似地愣住了，随即，一串串的眼泪从多皱的脸上滚落下来。

还是父亲反应快，立即呵呵笑起来：“哟，阿囡回来啦！”

我赶紧又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：“爹爹！”顿时觉得，自己的喉咙也哽住了。

“阿囡呀，快吃夜饭，吃夜饭……噯，不，先揩揩面，吃杯茶。”母亲不停地擦着眼泪，放下饭碗又端面盆，一时欢喜得慌了神。

父亲且不说话，只一个劲地望着我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过了好一会，母亲才镇定下来，对父亲说：“老头子，你不要昏头昏脑地站着不动，快到阁楼上去把鸡蛋、白糖、芝麻给我拿来，我阿囡最喜欢吃芝麻汤团了。”

这回是父亲笑嘻嘻地反驳她了：“老太婆，我看你自己昏了头，做汤团还要浸米、磨粉，起码弄到后半夜，阿囡等你的汤团吃肚皮也要饿瘪了。”

说得母亲也笑起来。我忙说：“姆妈不要忙，我随便吃点好了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可母亲还是煮了满满的一碗白糖荷包蛋。我都闹不清有几个，只觉得吃完了一个，碗下还有；再吃一个，还有；最后饱得只吃下半碗粥。可母亲还认为我吃得太少了，不停地“阿囡长阿囡短”地摸我的脑袋，看我是不是发烧了。

记得在幼年时，像这样过分的溺爱曾给我带来多少厌烦啊。因为，在我家乡这一带，“阿囡”是对抱在怀里的吃奶孩儿的昵称，而多数又是称女孩子的。只因我是在父亲三十九，母亲三十三岁

上求神拜佛，好不容易得来的“贵子”。父母把我又当儿子又当女儿，长到十几岁了，还是“阿囡”、“心肝”、“肉儿”地不离口。记得有一次，下雨天，母亲到学校给我送伞。那时刚下课，我正在替老师收本子——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，可母亲一进教室就“阿囡、阿囡”地大声叫起来，惹得同学们前俯后仰地一阵哄堂大笑。我羞得连伞也不肯接，一低头冲了出去。

当我一身湿淋淋地回到家里时，母亲又是抱怨，又是心疼，于是我乘机提出了我的抗议，以后再也不许叫我“阿囡”——至少是在大庭广众下不要叫。

母亲当即就答应了。答应的条件是我马上换掉湿衣服，同时吃下一大碗加了许多姜末、葱花的美味的鸡蛋挂面。

然而她一转身就忘记了自己的诺言。后来我又用了种种办法表示抗议：诸如天冷时不肯加衣服，太阳底下不愿戴草帽等等，却总是收效甚微。

如今，当我已年近四十，而我那在中学读书的大儿子也长得和我离家外出时那般高了的时候，这一声声的“阿囡”，在我历了许多辛酸的久旱干涸的心中，就仿佛是一阵哗哗的急雨。我竟不知怎么变得如此的娇弱，如此的听话起来。饭后，我没有一丝反抗地又喝下一碗浓浓的红糖姜汤，因为母亲说我吃得“这样少”，一定是路上着了风寒的缘故。

现在，过多的甜食已经使得我的胃在微微泛酸了。但是我的整个身心是妥帖的，舒坦的。这绵软的床铺如同一只爱的摇篮，轻轻地、轻轻地在幸福中摇晃着我。

两个老人还没有睡，从那虚掩的房门里，传来父母低低的谈话声。

“明天早点起来，我上街买肉去。你看蹄膀好哦？”父亲说。

“好的。可别忘了再割点猪肝，阿囡最爱吃猪肝了。”这是母亲的声音。

床嘎嘎地响起来，似乎是老两口正在为明天的计划而激动。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又吩咐：“上街买完肉就回来，不要东逛西逛，我还等你回来杀鸡呢。”

“你放心好了，”父亲说，“阿因这次回来，也不知能在家蹲几天，我不守在屋里厢，还会逛到哪里去？”

母亲又说了句什么，我没有听清。大概是老人怕影响我入睡吧，谈话声渐渐低下去，低得只剩下沙沙的模糊的喉音，再也分辨不清说的是什么了。但是偶尔响起的咳嗽和唏嘘的叹息声，变得格外的清晰。唉，可怜的母亲，怕是又在抹眼泪了吧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头顶上响起了慢腾腾的脚步声，接着是搬动东西的声音，然后是沙沙的舀米声，哗哗的倒水声。我知道母亲在睡倒之后，又起床上阁楼去浸糯米了。记得小时候在端午节的前夜，我睡完一觉醒来，就常听见母亲这样爬上阁楼去舀米浸水时所发出的、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像这样窸窣的声音，对于在这个博大的世界里听惯了许多高亢音调的我来说，显得是那么的细小和微不足道；但正是这琐碎和微不足道的声音，却使那纯朴的农村生活的真实感触，如同一阵飘零的落英，一片片覆盖到我历经沧桑的心上。我忽然感到，生活的真谛就在这里，感情的天地就在这里；在这包含着平淡与细微，辛苦和甜蜜的琐琐碎碎、真真实实的声音里啊！

我翻了个身，一时间觉得百感交集。是的，我从小离家读书，在外面有了工作，有了家，也有无数条理由不能照顾到父母，可是父母的心却每一刻都随着我的心在跳动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唐代诗人的体验，是多么深刻而透彻啊！

阁楼上有一个沉重的物体被搬动了一下——大概是母亲在收拾那台积满了灰尘的石磨。这之后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就一直响到了隔壁的房间。

床又嘎嘎地响了几下，大概父亲也未睡着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

什么，母亲把虚掩的房门关死了。

我依然睡不着。我记起在小时候，夏天的夜里，常常有小伙伴约我去捉鱼摸蟹，可母亲从不准许我出去，因为她怕落水鬼把我拖了去。于是我就早早地躺在床上装睡，听母亲替我赶掉蚊子，掖好蚊帐，轻轻地退出房间；但她并不把隔壁的门关死，为的是好监视我。我找不到逃跑的机会，只好无聊地听着窗外的草丛里蟋蟀、蛤蟆和纺织娘此起彼伏的大合唱。草虫的鸣叫使夜显得宁静、安谧，我竟真的沉沉睡去了。

如今，这些可爱的、活蹦乱跳的小生物在哪里呢？我侧耳细听，希望能从昔日听惯的声音中，吸饮静夜的宁馨和甜蜜。但是深秋的夜毕竟太冷了，蟋蟀微弱的独吟，也好像夜幕上一道褪色的滚边，脱落似的消失了。清冷的月光在浓密的黑暗中浮动，好像把黑暗稀释了，又似把秋夜的悲凉，用这惨白的浮光描画出来了。

“嚤、嚤、嚤——”忽然一阵极轻的虫鸣声响起。我侧耳细听，只觉得这声音细微但是清晰，低沉但是有力。

“嚤、嚤、嚤——”像是穿透黑暗的月光一样清亮，但决无月光那种缥缈浮动的悲凉；又像是一阵微风，平地而起，但是决没有那风的游移不定的叹息。它是真实的、顽强的，一旦响起就经久不息。

这是蚯蚓的叫声！

我忽然觉得，许久以来，我所期待的就是这种声音。在我亲爱的故乡，当残冬的严寒还覆盖着大地，料峭的春风尚无力为桃柳染上轻红浅翠时，往往在一场雨后，蚯蚓就钻出了泥土。它迎着雨水，最先感受到春天的清新气息。它吃的是泥土，吐出来的却是庄稼所需要的养料。它终日埋在深深的地下——人们赞美地上面的鲜花和绿草，秀木与嘉禾，没有谁会想到它的功绩。只有在这夜深人静之际，它发出了自己勤勉愉悦的歌声。这歌声当然不如青蛙的嘹亮，也不及蟋蟀的动听，但音质也很清脆。在遍地萧索的晚

秋，它给人以一种向上的、不屈不挠的力量，面对严冬的降临也决不悲观。

“嚵、嚵、嚵——”蚯蚓的叫声使黑夜显得深沉了。

我仍在想蚯蚓。

蚯蚓有极强的生命力，即使被打断，也能自行接起而成活；倘使断裂的肢体远离而不能再接，那么，它就会变作两条新的生命。这种生存的能力就像我们勤劳的中国人民一样，再大的苦难也压不垮。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，我父母的父母，他们一代又一代，不就是这样生活下来的吗？

那么，我呢？我的孩子们呢？

我询问自己，觉得在夜的沉寂中，有一种捉摸不定和难以理解的东西，迫使我去思考、去冥想……

忽然，“吱扭”一声，隔壁的房门打开了。随即响起熟悉的脚步声，我觉得奇怪，睁眼一看，见母亲悄悄地来到我床前。

“阿囡，”母亲的呼唤很轻很亲，好像怕惊动了似的，她大概以为我睡着了。

“姆妈！”我很清醒地回答她，并从被窝里欠起头来。

她忙把我按住，掖紧我肩膀的被头。月光下，我看见她披着旧棉衣的微微佝偻的身子和一张布满皱纹的苍老的脸。

“阿囡，”她又轻轻地喊我，好像要说什么话，却又说不出来。

“姆妈，有什么事？”我伸手扭亮了电灯。

雪亮的灯光下，母亲显得慌乱而不安。

“是这样，阿囡，你今天刚回来，本来不该告诉你的，可是……”母亲吞吞吐吐地说，“可是，她一定要见见你。也怪可怜的，人都快死了，就是不肯咽气，叫着你的名字。我跟你爹爹商量了半夜，想还是……”

“姆妈，你说什么呀？谁快死了？”我不由得奇怪地问。

“住在村东的‘老肚皮’，你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，叫她‘老肚皮